

上海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XIANDANGDAI

中国现当代 文学精品导读

WENXUE JINGPIN DAODU

第二卷

本卷主编 袁 进



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导读

第二卷

本卷主编 袁 进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导读. 第二卷/袁进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1058-944-X

I. 中... II. 袁...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4006 号

特约编辑 夏 鸣

责任编辑 江振新

封面设计 孙 敏

责任制作 章 斐

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导读

第二卷

本卷主编 袁 进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324 千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册

ISBN 7-81058-944-X/I·046 定价: 24.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卷介绍了1937—1949年十位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文学体裁。这些作品,有的揭露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丑恶本质,有的表现知识分子在现代文明背景下的人生困境,有的表现政治斗争的激烈悲壮,也有的揭示人类灵魂的奥秘与深邃。它们当中,既有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真实历史面貌。

《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导读》编委会

主 任：钱伟长

副主任：李友梅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东 王晓明 王鸿生

袁 进 蔡 翔

序

我一直认为我们大学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大学教育的这种目的决定了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人的精神、品格仅仅依靠知识性的专业教育是无法全部完成的,特别是在目前教育体制还不完善、人文教育还有诸多缺陷的情形下,培养“全面”的人更应该引起大学教育者的高度重视。

面对专业化、技术化的大学教育倾向,如何在高校里面实行人文教育呢?首先,我们应该重视发挥大学教师的作用。大学里的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且还应该是学生思想人格的影响者。一个好的大学教师应该给知识以生命,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譬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这一代科学家中有许多人为什么要抛弃优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回到自己的国家?原因难道仅仅是他们是有知识的科学家?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报效祖国的精神。这种爱国精神激励我们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所以大学里的人格与操守教育就变得特别重要。这种教育只能通过我们的教师来完成,教师应该在进行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文教育的功能。其次,大学里的人文教育应该重视文学教育。通过文学教育引导学生接近人文理想。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真善美的激情、美好的人性光辉。我相信,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会使学生通过美的形象、情感的感受,获得心灵的丰富,懂得人世间美好事物的价值,使自己的精神、道德趋于完善和美好,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正是源于这种考虑,我要求中文系的教授编撰了这一套《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导读》,希望大家通过这种学

习,去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的、高尚的情怀和他们不屈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现实战斗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在当代生活中发扬光大。

钱伟长

目 录

张天翼《华威先生》导读·····	(1)
华威先生·····	张天翼(4)
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导读·····	(11)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15)
萧红《呼兰河传》导读·····	(27)
呼兰河传(节选)·····	萧 红(31)
茅盾《白杨礼赞》导读·····	(97)
白杨礼赞·····	茅 盾(101)
郭沫若《屈原》导读·····	(103)
屈原(节选)·····	郭沫若(107)
冯至《十四行二十七首》导读·····	(119)
十四行二十七首·····	冯 至(123)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导读·····	(142)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146)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导读·····	(158)
财主底儿女们(节选)·····	路 翎(162)
钱钟书《围城》导读·····	(229)
《围城》(节选)·····	钱钟书(233)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导读·····	(290)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节选)·····	丁 玲(294)

张天翼《华威先生》导读

作家生平

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号一之。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江苏南京一个破落的世家望族。1913年,在杭县高等小学校读书时,常看童话作品和中国古典小说。1920年入杭州宗文中学,课余爱读林(琴南)译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作品。1922年,开始写滑稽小说和侦探小说。

1924年秋,张天翼中学毕业,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年12月,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散文《黑的颤动》,始用笔名张天翼。1927年暑期退学回杭州。此后数年间,往来于沪宁一带,先后当过家庭教师、职员、报刊编辑、记者,但失业时居多。1929年4月,张天翼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上发表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1931年发表短篇小说《二十一个》,引起左翼文坛的重视。同年9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了“左联”所属“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和协助编辑“左联”刊物《十字街头》等活动。

此后,张天翼不仅大量写作短篇小说,还陆续创作了长篇小说《鬼土日记》、《齿轮》、《一年》、《洋泾浜奇侠》、《在城市里》,中篇小说《奇怪的地方》,以及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和《帝国主义的故事》。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天翼参加发起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任《救亡日报》编委;后离沪抵长沙,先后任湖南省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大众报》副刊编辑、《观察日报》副刊编辑等职。1938年发表短篇小说代表作《华威先生》。

1942年秋,张天翼患严重肺病,辍笔多年。1950年5月,病情好转,由澳门经广州抵北京。1951年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1957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63年任《儿童文学》编委。1979年11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再次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

家协会理事,1984年12月被聘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75年,张天翼患脑血栓症,不能讲话,长期住院治疗。但他仍继续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直至去世。

时代背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许多进步的革命作家积极投入民族救亡运动,开始创作反映抗战生活的小说。但是随着1938年后抗战陷入僵持状态,敏锐的作家逐渐把关注的目光从血腥的战场转向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现实。短篇小说《华威先生》1938年4月发表于《文艺阵地》创刊号上,是最早以小说形式揭露国统区抗日运动阴暗面的作品。就在小说发表的这个月,武汉国民党政府无理解散了“青救”、“民先”、“蚁社”等进步抗日团体,《新华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表示抗议。

小说凭借华威这个“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和高超的讽刺艺术,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围绕《华威先生》暴露和讽刺的问题,1939年国统区文艺界展开了关于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和文艺的真实性等问题的长时间争论。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艺界涌现出许多的暴露作品,其首倡者便是《华威先生》。《华威先生》后来与作者同一时期写作的讽刺性短篇小说《谭九先生的工作》、《新生》一起收入短篇小说集《速写三篇》。

作品评点

小说取第三人称旁观视角,从主人公的一个不很密切的亲戚的角度,以简捷有力、略带夸张的笔墨,展开小说叙述。这一独特的视角,既使整个叙述带有若即若离的微妙的分寸感,与小说整个冷冷然的讽刺笔调相和谐,也使略带类型化倾向的主人公增添了些许真实感。

小说的最大成就是作者运用他擅长的夸张讽刺手法,着力塑造了华威先生这个混迹抗日文化阵营的国民党小官僚的典型形象。华威这个典型人物,可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小说选取最能表现人物特

征的几个生活片段,通过生动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反复而富于变化地强调了主人公“忙”的外部特征,有力地揭示了其自命不凡而空虚丑恶的内心世界。

华威先生官职似乎很多,但具体分管哪一项工作,文中却没有交代。只知道他确实忙,“一天要开几十个有关抗战的会”,他甚至还希望“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看来,他的时间真的不够用。然而,他在忙些什么呢?他要到某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王委员打来三个电报,硬要他到汉口去一趟,他哪里抽得出身;刘主任起草的县长公余工作方案还等着他去修改。从下午3时起,他依次参加难民救济会、通俗文艺研究会、文化界抗敌总会、伤兵工作团……每个会他都是迟来先走,每个会他都要求提早发言。他的发言概括起来就是两条:一是强调工作的重要性,二是强调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并“在这一个领导中心领导之下”工作。

正因为他深知“领导中心”的重要性,所以尽管他很忙,但决不放弃领导。妇女界有些人组织战时保婴会这样明显没有“危险性”的团体因为没有去找他,他就吃了一大惊,经过严肃训话和两次谈判,终于使自己当上了战时保婴会委员,并“挟着皮包去会场坐了5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才如愿以偿。他又是色厉内荏的。一个新组织的难民读书会因为没通知他去参加,他就瞪着眼去查读书会“到底是什么背景”。对方顶了他几句,他竟被刺激得“嘴唇在颤抖”,当晚“没命地喝了许多酒”。

尽管他很忙,但喝酒总是有时间的。华威先生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华威爱喝酒,在一次作重要讲话前还忙里偷闲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问一下身边的小胡子:“昨晚你喝醉了没有?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

尽管他不愿放弃领导,但这么多的事情缠着他,就是千手观音也来不及啊!可华威先生有办法。他对比他小的领导说,“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华太太)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华威的忙,与解决任何抗日实际事务无关,他追求的是所有会议、所有团体都由他一人统领,这个人物所体现的是一个党派的狭隘利益和个

人的无穷尽的权力欲。小说创作时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不久,张天翼独具慧眼,看清了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真相和统一战线所潜伏的危机。后来的历史证明,华威的形象是富有历史预见性的。无可否认,华威先生的形象因为略带夸张的幽默讽刺笔法,有法国古典主义的类型化的倾向。然而惟其如此,这个人物“开会迷”的外部特征和他身上所散发着的要权不要命的流氓气质以及为了攫取权力而无所忌惮的亢奋劲头,反而使他具有了某种超越其具体时代背景的因素。今天,未曾经历抗战岁月的当代读者对于这个人物仍有似曾相识之感,读时仍能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可见这篇讽刺佳作超越时代的永恒的艺术魅力。

(周 羽)

华威先生

张天翼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天翼兄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我‘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天翼兄。我总想畅畅快快地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要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象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象闪电一样地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救亡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象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Ding!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一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象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绉绉绉绉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枝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救亡工作协会

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象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要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大家团结起来，统一起来。也只有在—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救亡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搭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当地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工人救亡协会指导部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象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帐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一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个指导部是个领导机关,这个指导部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尤其是现在的群众,分子非常复杂。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办事。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到了新组织的一个难民读书会去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新组织的一个难民读书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大家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读书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什么秘密行动也没有。……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工作停顿起来。”

华威先生把雪茄一摔，狠命在桌上捶了一拳：Dung！

“浑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